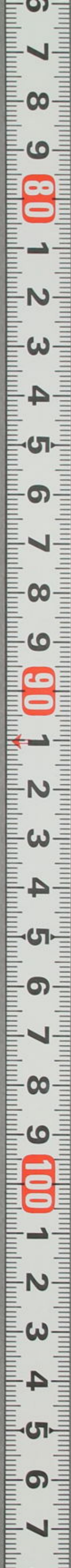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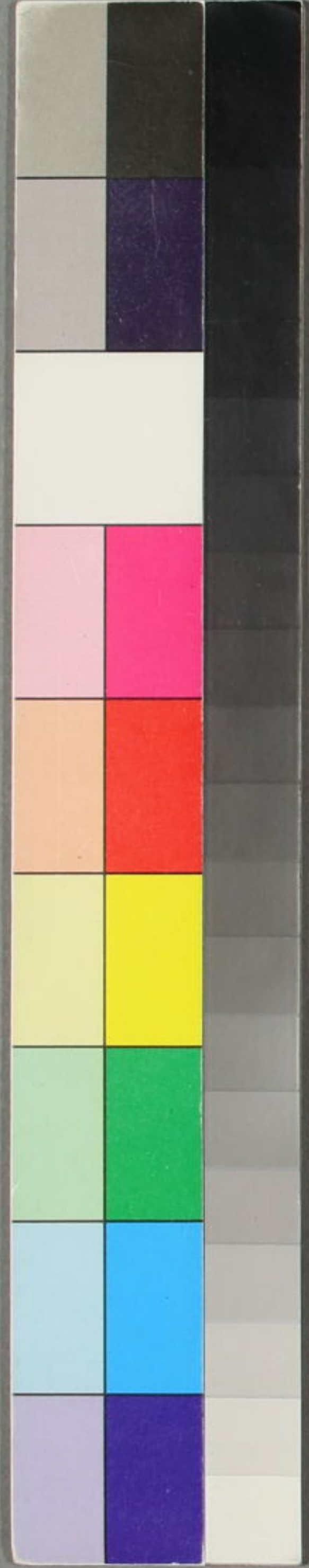


元
文
類

和16
966
9止



元文類卷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勳而弗踐乘
 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
 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為大將自太祖
 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
 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
 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
 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
 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
 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為徇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
 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
 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

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爲尙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仲曰
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尙書府君率鄉里老幼
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
國人烏也兒爲都元帥府君爲行部尙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
以眞定降王又以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眞定公年
寢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
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市繪幣爲北觀需旣行武
仙以眞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燕公聞變卽與
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
卽不招自至公慨然曰兄弟之難不其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
有可成之道乎卽出所賣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之南行行至
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
且乞濟師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笑乃解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
武仙復取眞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厯寺夜斬關

爲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藁城
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
餘人將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脅何罪而殺之不聽公
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
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
攻苦與眾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强勝於他郡
太宗卽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公適至上素聞
公名遂以眞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授公爲萬戶壬辰歲太
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睿宗相會破合答軍於三峰山命公
略汴京以東諸城公遂下太康柘縣瓦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至
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營公曰此豈駐兵
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爲備矣不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
軍皆沒戊午歲秋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
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來上命戈帥

拒戰不能卻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爲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
順流縱擊大破之奪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今上
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對上嘉納之命公往
鄂渚撒江上軍既回以公爲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
詔公兼江淮經略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秋九
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土上命丞相線真
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
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璫
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
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
出降生擒璫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
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
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
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至

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
兼樞密使以公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
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賜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
三小堡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餘七年
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
童諭公曰中書省尙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
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慨
然有埽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以公與右丞相伯顏領
荆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
公病不能進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賚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
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
阻行意便爲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至眞定上又遣其子
枉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

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
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諡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春
二月有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
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
吝不驕有以服人心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勳碩
德位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著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
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於顏閒視富貴功名
斂然退避若將有浼於己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
測哉初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後都帥
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職以復讎恥為姪尚幼
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
卿之此舉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公姪
為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
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

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於
國一門三職何足為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
之達魯花赤州官府往往不能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
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李壇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為言
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居官其餘宜悉
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辭職而退憲宗朝公為
河南經略使朝廷遣阿藍荅兒勾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荅
兒性苛刻乘勢橫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
假公進曰經略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罪及諸人
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得釋者甚眾兵火之餘民
閒生理貧弱往往從西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
稍積數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
則止上從之遂為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
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公問汝為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

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卽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
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留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又嘗有河南流寓
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鄉里卽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議
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弟莫之敢
閒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
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卽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
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恆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
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府總管
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
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
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
銘曰

維開府公沈毅龐鴻超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尙武公在戎旅把
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
旣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苞苴不
行獄無敬傾謨協宸意事合羣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
旣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役指駢羅覆篋孔多積之歲月寧
不嵯峨公屬橐鞬十嘗八九其在鈞衡暫而非久暫而非久又復
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立天子之
功波濤險巇舟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旣曠世治時清尙可無公
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
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
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
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

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
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
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
邢州沙河人曾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
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
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先侍世
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召對稱旨擢置侍
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賤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勳臣一千戶爲
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
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爲先容
合辭言於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球焚拯溺宜不可緩盍
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
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尙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
爲治黜出貪暴剗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世祖

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
弟日侍宸展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
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
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
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
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
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此行謂文統言天下
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
統以爲世祖新卽大位國家經費爲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
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
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
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
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
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

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眾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普化莅決於濟南既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

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齋許公衡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於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勅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爲不法慮臺憲發其姦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知爲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厯歲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某事故有是拜厯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

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諡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人夫人前刑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遣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改元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祕書少監劉廙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槃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啟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旣入宋境諸將分道並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數語信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厓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

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樞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闍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秦道方隆萬物隸通乾龍將翔滃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五葉羣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據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饗餐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場休滄慶迺發於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閒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為學晝或忘舖通昔詰且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劓劓挽摩磊砢而直廉栗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

疑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劇切時病
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已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
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修
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
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
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
淮荆湖南北等路宜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
道賊遽請和屬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
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
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鱣以款兵館留真州
藉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戍
守圉以契和議眾所聞知今啟釁自擅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
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
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

於愧數也捷鏞館所塹垣柵棘驛吏訶闌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
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
之曰鄉願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
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
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服其言亦皆自
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世
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
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睠隱其瘁於廛事也詔治疾於家病
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
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
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
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
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
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則懷姦怙勢傾陷善良雖暫

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
始終名節窘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
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
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
于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眾不可攀薰良猶姦
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己墮奇擯既處幽所以立言
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紉不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
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
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
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累適己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
淑明祗修媿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
行治擢實侍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
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
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

信後論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
勞烈于國敘德暴庸及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
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
後論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魯驂乘濂伊獵
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瀦孰植其滋孰分其藪孰煦孰吹有實
其居賓我能戲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
飛鱗公雲達迺睠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速其顛
公凜乎危削槩操觚榮觀幽羈刪述明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
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為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
厥施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元文類卷五十八

元文類卷五十八
姚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近臣曰伯顏
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
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
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魯
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為
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之億萬維臣之中降
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温崇功禔德匪夸一時可華
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
卽江陵民封之干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
王阿失拉下賜之金疊曰埃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
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鵝

元文類卷五十九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近臣曰伯顏
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
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
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魯
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為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為
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之億萬維臣之中降
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温崇功禔德匪夸一時可華
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
卽江陵民封之干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
王阿失拉下賜之金疊曰埃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
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鵝

凡所以侈服貴近思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
夫人獨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善也將棄之
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
勳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
師學甚爲舅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
從事大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僕化從受北庭
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
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眾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
勇之賜銀爲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
凡再使求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
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闕察耳嘗有書帝忘其
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
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
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爲心不憚伯相而

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眾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
京河南大名順德沼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
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征
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
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
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
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
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
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閒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
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
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
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劇
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
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尙書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尙書省

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眾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火積薪標貴果結戰艦爲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樞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烏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鉅鎖戰艦江中

巢礮曠弩過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耒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闊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卽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

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辭疾高節度達出
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豐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
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惇養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
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禩孫徵至京師死猶没人
其妻子還公子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
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
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
梯衝礮鐵霸石心臺百日中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
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
之長皆居前列有退劬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
國家爲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
論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全
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
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

小溶江論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
非長沙匹民性驚鷙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
綏徠其阮之市斬賢傳檄下柳鬱林橫豳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爲州三特磨農土
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牒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
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
中哨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
虎羅飛之倫大或集眾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
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略
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
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
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
諭降瓊南甯萬安吉陽聞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
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

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觀
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勅尙
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卽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
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粱河公元配帖力帝旣
才公勅陳毫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勅復以其妹爲繼自陳
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幘服白金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
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
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和尙如
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和尙如
夫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昔思海涯勝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
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恆里斯班一適承務
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斤一適昭勇大將
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
突海涯合嫡力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闊里吉思子

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埵斜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
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
是爲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
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
開用兵端視南國爲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
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
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知道家所忌邪而公
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
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睦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
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
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羶被毳大主小酋棊錯輻裂
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
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
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奧魯赤虎突帖穆兒

阿力史格呂文煥帖耳僕花李庭李順張宏範劉國傑程鵬飛
史弼右丞四駿突完顏訥懷闕出柔落也訥左丞四闕出海唐兀
帶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樊楫朱國寶
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孛羅合答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
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眾多又足徵公
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
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
調三之一佐軍時以為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徒獨西南賴以
輕平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安興安皆
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幘可恃為捍天混皇輿其險則那古
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胤曜靈
主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
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鵬舫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辰

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
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
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畀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敵伺先孰與進
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勦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
勢讐言綏心亦孔棘又鋤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
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裘禽集靡有遺資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
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鬲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
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元閭是宅壽止名垂
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
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
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行
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

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鑿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眎遺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而公之曾孫蘇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疆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眾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屑廕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眞彼眾我寡救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木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廕請曰戰猶鏖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鏖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禦屑廕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廕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等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於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勳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輒誰何李壇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眞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

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
子死尙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
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
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負金六籛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
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
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人筋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帝曰其報賜
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博羅驢
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
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帥南伐分
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
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
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
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

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
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平四城宋主既
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
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
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
藥及葡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
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昌賜玉鞶帶
幣帛與博羅驢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
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
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
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
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
妾其婦女囊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眾非便召輿疾入帝視其
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愬唐兀帶一軍殘暴

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
斡羅罕薛連干皆疆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
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
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
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俱億不之賊不敢窺邊
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
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
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
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宏吉烈亦其
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
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
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
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

不止軍以乏食求卻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
悉眾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
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為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
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徂於屢勝一日
不虞賊游兵卒至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
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
北極於東海之孺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凡戰
四年所得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
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
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
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
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
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
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

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
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勸置巡屋器械於村又
周劉光店為牆四其門扁鏞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徒戍
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坰
不思佐國無以為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駟馬十有八疋河水
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為佃民
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為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
及城下潞為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
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為河南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
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為
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為益勅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為兩百五十幣
帛三陞辭之曰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
慎中書平章刺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為
兩右則屬之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

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
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一而中下各二
及圈背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
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駟聞
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
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甯合福
建省於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賜白玉腰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人賂於官大為釀
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曰醜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蓄凌轢
府縣肆為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
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
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於臨安寓
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
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

宰相則三為右丞四為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閒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為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駭瘕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饑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鶻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鞞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鶻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起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斡次

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室銘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折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亡由賊叩輸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迨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勳闕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子優優良駟天閑豪隼御鞬囊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邱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界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翁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嶽業百城罔不篋壺

竭蹶義聲傳其國都辱王銜璧蕞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
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
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先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
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宗戡
定中夏又勸平宋彭義斌俶擾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
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
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
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
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
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
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
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江濺涵濡

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
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平
為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
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
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於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
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
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初
為平章後為丞相凡善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尙書省所
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為計局鈎考豪
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
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獄充牣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
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
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
顏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

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
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士
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
內帑罪既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
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
省要束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
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瘴惡坐觀政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
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
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
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爲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
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
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行省福建賜金爲兩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
剽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

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
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
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
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
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隴中
其黨縛致於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
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
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
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
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
徵贓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
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
意栢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
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

築爲圍田以故瀾漫漫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稍公發卒數萬浚決
捷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
千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搏力一心燮和
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
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
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
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
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轎車始
克歸葬於徐邳峽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
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
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
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於公光嶽氣終娠

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
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
彌懣怒安郵大沃宸聰盡殲孔壬千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風盜
知公來臨投其艾斯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
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
所急浚通松江壤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已相阿中速
率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望失將窆徐方峽山之陽
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
帶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鬻彭城其水瀾瀾初公
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
祚上公是命旣土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元文類卷五十九

元文類卷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傳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文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於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於郊假室以居

鄉鄰或繼其價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
不經目而究心者樞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
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
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
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遂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
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
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
下兵恃以交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
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買賣焉不知其方反受成
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
朱子集注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
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其門矣
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

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
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
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
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詎
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
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縟疏衰饗粥悲憂爲疾
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
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
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
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其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
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其政日譽公賢
丞相以閩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
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
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第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

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
血上遣尙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閒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
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
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
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
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
術魏晉尙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
牒貢舉之法遂熄維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
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
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
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
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
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
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

測司徒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
有奇曰日月之背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歷義十七年授
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顛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
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
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
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
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
治歷廢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
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
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
積歲爲世必於歷法益精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
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
歷用平朔法小大相閒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
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

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閒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台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

事矣徵士蕭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鑑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旣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尙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

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眾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嫺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案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信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蒸民為責已厚公於明命實肩負乾乾其行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部令間之延已徹宸艱束帛芟芟賁及林藪丹辰日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俾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誓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

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辰日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惟汝為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櫛垂詩于齡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讀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

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
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
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
鎮節度使勅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
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
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
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
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閤門使
金州團練使玢生閤門祇候武德將軍伶武德將軍獲嘉令錡
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
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
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
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
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

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
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路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
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
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歎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
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球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
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
為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八家盡付所出蕭曰
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球乃死公聞太宗詔學
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
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
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
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
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

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
爲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
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
閒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
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
朱王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
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於燕時惟事貨賂
天下諸侯競以掎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
以銀二笏來見旣謝卻乃出置瓊簾閒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
輝墜荒雲門冀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
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
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
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
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尙

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於燕又以小學書流
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
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
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寶漢
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
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曰惟先生
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
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
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壁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
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
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
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旣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
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

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
身驅馳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懸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
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敘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
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
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
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職穢
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
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羅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
黜陟則善良姦穢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
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
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踰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
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調匱乏恤鰥寡使顛
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成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

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牝生牝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
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
以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
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
木土各見故右丞不華吉丁今司徒買奴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
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
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
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
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
何爲異時庭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
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
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
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

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
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
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
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閭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
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
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
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
沔池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
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
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
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
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勅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
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
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

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
尙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于夫長不法奪有
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
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
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
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
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
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
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
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
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
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
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
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答兒

大爲句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
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
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
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
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
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
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
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
而上勅罷關西鉤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
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跪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
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
結層樓蒙以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
中比爲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覲
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卽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

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
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陸辭公曰
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
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
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爲丞相惟專從衛
宮闈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
有太師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
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
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
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
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賢之後詩
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服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
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眞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
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

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考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壇乘吾北征

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干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於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詞事關中恐後事會甯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

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麤實倉廩麤完鈔法麤行國用麤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

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徒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陛辭付勅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旣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

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
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
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
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
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虛曠土無民國
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
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
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
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
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
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
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眾不難集也雖非勁
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
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酷權自漢代其後

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
刑宜急除之權酷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評
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人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
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白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
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麩京師列肆百數
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
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
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
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
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
家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燁獨舉其柩藁葬京城
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燁徒葬卜於西洛金門山
祖瑩別兆於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
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

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
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干
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
中書或咎公獨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
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眾多今惟
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
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文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
手披口誦是書求厠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
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為廟作
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安靈有所三征西南夷
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
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
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章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
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

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
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
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
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
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
故三夫人皆耐燁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
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弟繼皆嫁為開府忠
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
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羸有聞承乏翰林復
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
質不至俚而掩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
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賢即輝
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

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垂條
揅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
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邊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旣
有要天下定一於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
來汴置經略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
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遣其歸大統入繼移
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
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
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爲法程
諡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
書穹碑比其生全干祀可貽

元文類卷六十

元文類卷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
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
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頤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
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叛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
氏居天平甫反寇入官行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
或餽黃金爲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
給白金爲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
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
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
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忠
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閭駁瘞之鄉不懈

益勤也帝聞卿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
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
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
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
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平章欲
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尙書省授
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勅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即律公潤
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郎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
隨陸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伯顏時以
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
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眾平宋授公宣撫使議
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成鄂明年授僉行
中書省事荆閩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
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

卻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
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饑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
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
歸之瓶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瘵
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
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
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
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柰何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
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微其妻子其
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
子諸爲亂於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
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
數在在爲羣斬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
傳高亦集眾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

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檣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甯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為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臬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事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為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

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偽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斬匿將為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敘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為名俠人民家罔為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賑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闕出勳貴冑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滅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為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為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于營於城北為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為用懼

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眾皆散還其鄉不戮
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眾萬
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馘將亂南康
乃調兵戍邊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
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
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運公曰大慝誅矣延求
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遣使人讒公不俟江東
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
至制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
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
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人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
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於豫章而始
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於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
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

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最其平生家居事
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閒
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馳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
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曰或
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
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亨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
籩聞鐘鼓振發不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平已享積學其躬如
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爲之時與
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
經理南紀謀猷大軍於襄陽於湖廣於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
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
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
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
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正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聖言念盡

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於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鏗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彥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緜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為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天顏誕顧不惟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為烈益偉既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優粟饑藥疾於賦於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助勤動萬為曹以言為兵訓枿其豪民視曰公子父子母胡不像之事以豆

俎間遷省洪出涕齋咨洪聞其來人拊以嬉既繫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勦狂不缺斧斤僭偽都昌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諡於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德眾多令子有誌歸山螭石廟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眾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右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即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路河太宗以太尉為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

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從征南詔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鵠舫求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慷慨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開可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

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為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鋼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獵戶郢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為以勸本富俗惠患多盜勅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纍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僭贖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咨

斷監布上命殺以懲眾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賄滿殿傷公殿監布告殿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尙方工官有需其人借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啟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官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語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贊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阼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贄自安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獨用盜弄威福眾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

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蓋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閑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閉盜詐之臣與君其間言多曰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願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交驩

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相上使嗣
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中宣何力焉
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郎為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
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築城門
直舍微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等監皆領焉兵馬
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
有五日雞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球不
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覲其息勅勿速斂五日乃置且知公圖書外
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
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擊帶
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
前風雨寒暑饑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勤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
恪獲譴為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
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之閒人文粲然元臣

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
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母茲君側
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下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
耶下至備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廿有一年當大德辛丑天子言
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
夫人男五人士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
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
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
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
人長適左藏庫大使燮燮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
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馬一以
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
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
瀚行省左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敬慎無尤人膚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為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為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為朋黨彌禍於未父子之閒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為大他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納言姦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仁聲其以是詩

元文類卷六十一

元文類卷六十一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申書左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公收其兄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禔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眾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為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壇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

始併辭衛封制曰可於是先裁太尉子弟之職其一門中一日解
虎符金銀符者凡十有七人而太尉舊時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
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
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於漢
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
蔡公子宏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
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
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伐攻樊城
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鄧下
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
萬眾從上已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
木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
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
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橈法臯公詔錄其勞

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
潭州攻鐵垣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
撫留戍招摩逋殘旣集旣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
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卽賜之自是公
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眾皆輟輟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
居礮硯所集輜輳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援攀堞蟻附而登拔之
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胄威名非他將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旣兵
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
第市爲列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
又賦鄉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爲
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已相什百旋
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
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
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旣兵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

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
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
稻以丐貧民遺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脩已五萬戶戍賀昭
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閩國
順脫歡十千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
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為真當靜
江受兵溪洞諸夷既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
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吾不
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
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
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
翻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公曰吾與先
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善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
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

宣慰使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昀衛王昺浮海
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陷其爵賞
爭起為應裂裳為旗荷矛為兵者動萬為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
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眾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
為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為購謀言夏貴已復
潯江之州江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
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
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
梧公曰委地撤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
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為劫而植稼其
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偽出降仍歲為是大為橫象賓貴四州之
梗公令四州為堡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
隨以民夫具檐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
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

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
大殄其眾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
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
獲其兩都統驛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眾至仲海
出奇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眾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糧公
抽兵僧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
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
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
其爲盜省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宏範入覲請復
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
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
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年要束木以中
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
費計巨萬大爲鉤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

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
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籍怒晉同列辯詐驚刻師心而
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
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
渠以戶率如干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
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
不可貰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當十萬
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吾徵其餘貴償五萬
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
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
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
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壺不
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疏且賤不峻陸級不留門庶游意
絲竹尙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

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
尚書諱秉直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
張氏子七人耀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
子都督子即耀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
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湖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
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耀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
授耀虎符鄧州舊軍萬戶即舉公樞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
廿七日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
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榮仍故虎
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耀虎符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
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
靡蓋相逐至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
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
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觀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古專然天
於皇輿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我祖勦金河北而宋
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
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漸故橫江流
楊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
後戍留均之爲勦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甘有
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疆鯢騰海狐獠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
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纜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
吾潔是求孰涅而黜一日賈首公壓宜信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
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邪易世
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旣老平章軍國公世平
章太尉之光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鸞龍虎歸偃斧邱
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漳河流相承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陝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為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諡於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為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天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為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

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為之與兄有異耶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覬俾督漕嘉陵繼利州魏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為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眾効死前驅何至為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

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成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千尺猿獠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勅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筒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甯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卽嘉陵爲舟行計輿礮竿鉅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

帥王堅據不卽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眾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成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卽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交池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人必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成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鮮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甯之數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於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

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搏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陣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蓋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日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貞肅所成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成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總章兩城距合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

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於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之矢如此則兩公成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忤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遞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太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儁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卽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膳尊祖之思胥是豕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於外伏奉明詔旁求勳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剛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哥臣考龍古帶出處始終爲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勳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世父子來北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諡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諡貞敏妻奧敦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龍古帶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諡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間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

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爲女真避遼興廟宗真諱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眾卽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紺卜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

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蕩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鬻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錫虎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策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敖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棗牡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字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

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閨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閬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狙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於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零夜燭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鉤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禿薛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利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

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敘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
今賊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
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丁
已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塹皆具戊午同
故元帥紐隣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
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恆所於逋懸其故惟在
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驚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
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
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北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
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
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
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王舍男
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甯之詔裂熟
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厲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
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
者十九年非睿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克
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勳於開國之際其桓銘
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於紀述者後世猶掇其蹟刪
爲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
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冒
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
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
於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胤者又
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持童子植植旣失定襄荷其受斯與老戎行右頡左頡於
河之外於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
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慙梁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翁

陰舒慘自口為艱為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
雲屋邃邃朱塵綺疏歌鐘清吹聯目脆顏頤使趨風良庖致餼胎
豹蹠熊酒醢介驩荃葍雪滯紈衣四序為聲絳綵昧者安之耽不
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於野毳廬羶車勝地即
舍維嶠之麓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
徜徉十年歸安茲邱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柄鑿不受公
而兼之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嚙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
哀哀於沔開國生平之名暹其益昭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久維
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元文類卷六十二

元文類卷六十三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真定等路
新軍萬戶獮拉叱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
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
道在君臣先其敘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
俟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窆而還凡聞
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于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
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鏡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誘以計事至
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
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
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
十嗚呼俾聞風颺鼓聲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

於公爲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
弔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
相而獨後公方久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
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
死其子孫廕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
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尙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
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
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
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
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于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
間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
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爲
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

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爲萬夫日
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察韓征淮南能以
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資銀爲兩百聞功于廷賜人馬
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闡于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
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
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
總管萬戶宿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甃其城
塞西南二門不闢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鈔于敵府摘公
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奮斧謀
折馬足推步下騎爲陣以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
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
折已戰流血滿鞞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
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略
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成東安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

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丞相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爲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爲衝地非材武足以先眾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閩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

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跌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猶沒入妻子爲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爲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俾墻諸軍呼聲動地平章扑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解舍倉庫而死潰軍築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

以叛潭之羣盜在在蜂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
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蔓之熾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羅飛主
常寧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劉監軍凡馘受僞
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百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二千九百家
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
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爲梗初詔
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
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踏
語其友曰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韉裂賴其氣息
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
名拔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眞定新軍
省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馘其跳梁者二
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尙氣重諾剛
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眾直之醉或腰

乃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己者視意
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
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
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村九男長
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眞
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
千戶者金符餘幼六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鬪如虓虎不聞括鬚視等塵塵以之膽臂秉旄遐荒宜
一西南百年未疆荆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
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
完戰必前列荆域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癡躬
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笥華
其衣裳又勅尙方叢矢象房魚服韞弓雕鞍金勒歸馬蹀躞亦爛
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旣

多蓋棺龍光遺盾尙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
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闍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陸亦遐以勸無
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閒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穎州萬戶邸公神道碑

姚燧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
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閒西京保定洛磁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
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毫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
久荒棄翦荆以芟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繼始宋黥將夏貴夜
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
用將奪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適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客
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卽
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
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
行太保并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

白金爲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
年從太傅伯顏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
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于
岸過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達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
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
行賞賚白銀爲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
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
靜江礮硃傷首岑垂絕已日乃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
陳宜中挾益衛兩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
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萬爲
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絕公從鄴平生致三渠褫皮以獻
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
賊蕭良弼列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

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
為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鄴遏韶寇不窺宜
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鄙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啟行公
衝焉摯金帛即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
必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為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
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
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八人餘悉
縱還南畝連三之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
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稷種絕至柳亦然公捕
得為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
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為貫七
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
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
而止已二千人為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

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賞責諸縣即桂如數糴之上不
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眾歡呼稱願他日比貨錢加子來歸
公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
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柳民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
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為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
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
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
於績溪績溪尤動勦壁何秧塘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
萬眾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
安之尋還無為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而閑
之緩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
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
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
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

德將軍穎州萬戶成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為書燧曰先公之置藁藏穎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勳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敘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為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彊諸侯頗以力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覲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為山嗣雖總押其覆篲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勦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買勇奮其前受顧以是身干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為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

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為依日月末光陰符所為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邠氏嚴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姊也前卒十年姊顧為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既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平之次先泰元恒四女適邠長官子璧閻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襟幼未名二女孫銘曰

嗟若邠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睢及鹿邑凡戍十年強敵尙逃城穎而南北交壤鄰鯨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輕襲大北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菁茅曠入包匭乃畀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柂以浮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郢大愾小悖翦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瘵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維公懋功其賚何

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旄纛子孫其承世守無止
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
十已聞慎保垂憲爰發頴置歸從先邱烈勳于碑貽久是謀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燧龍興客舍
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
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
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
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
未嘗日釋介冑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冑南海平
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冑合是三者之戰凡廿七年中十
八年三人廣鳴呼勞矣而官已是命也今將以某歲月日還葬吾
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
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公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

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
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
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千夫
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登最樊之外郭省旌楮
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緡菑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
省又旌楮緡百從今太傅南伐戰最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
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二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
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
管于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
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于贛之興國之空坑
止其妻子散降其眾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至
廣張經略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
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
葛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蹙南海

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帥
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
如新會台黎德德已集船至七十艘眾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
八百艘圍馮村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為戰艦
三百五十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眾大潰沈死海洋生致黎德
歐王與偽都督丞相兵馬鈐轄廿四人皆磔之椎其偽符璽召入
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
盜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入
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尙書宜留再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
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
勝立興甯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并吳
禽三首而壞其羣最斬盜為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
驍者皆鄰省連兵頻年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
可馬至梯崖縋谷逐索水則乘烏船游擊之不盡不已其為什為

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若可易不顧難成功至
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陴陷陣猶足為名澤及吾妻
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蔓盜所
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
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
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遠
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濱卒塹南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至險不測其
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劇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
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跟豪勁公有砧斧腰領汝膏十八年
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
逐盜諄諄大棄錄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遺爾兩孽噓爾死灰乍
然已熄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墟實漢
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讐勸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知今思永

悲白潛昭幽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穹斯石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姚燧

楊公諱彥珍世沛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修幹有力馳馬引強犇走服屬之至有二萬眾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書平章奧魯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既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塔橋古村黔陂屢北之其後西山逋民由雕礪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耶與故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為石亡慮若干萬活饑羸為口亦亡慮若干萬

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父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孀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僎僎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為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為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熾膺裔而何況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由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均倚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為均兵遏絕令將所突騎為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

萬石渠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母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
 關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阿朮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
 及八瓣凌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
 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狝子川又禽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
 迺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
 宣慰阮沙洋邊都銳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
 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里公分兵
 而西戰荆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
 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眾聽者駱升署
 為邑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垣三先登進武略將軍
 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
 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
 軍真為萬戶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阮下名
 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

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拔
 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
 十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礮而顛血管口出積
 是勞勩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為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
 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託
 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
 以為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
 門弟子啟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夫小
 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晷孰速戰陳苟於是而曰吾全歸吾全
 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
 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執緩援枹以死固其所也況戰不必創創
 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鬪將之登陴陷陳折
 馘擐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
 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敘其僑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

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振迅天於恆人此與彼吝或昇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遏亂略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大今躬金歷祝斷有眾二萬來歸太宗獨河是亂棄民而戎轉關淮漢戍鄧空郭招逋立開鄧人病飢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勾老而休年宜延夥而止七十玄宅長卧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鈇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葬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斃

元文類卷六十三

元文類卷六十四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栢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嬴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穆王御服盜驪驪騶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為冀之衡水人又為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汜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眾難倡義兵數千為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闕改信効左軍統制制闕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謾為受犒欲致盡阮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闕所節度四

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闕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眾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闕然之別遣路鈴呼延實將若干人為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諫皆言制闕不足為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眾曰始吾下宋正求活我戍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闕欲一切以計殲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辜盡無吾噍類覆掌不難為也誠不忍與若混泔膾脯寇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橋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為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

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眾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為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眾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為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闕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為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甯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粲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為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為徒鄧均唐襄樊五

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
惟是二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
南州數十里淪爲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
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
其月二十有四日肇瑩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
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
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麤冠
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
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
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平日也必齒坐
序飲其疏簡自節直坦與人無疑如此考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
弟彥即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貨樂施夫人
霍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三人
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温季幼槩公之

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勛可藉於家奮其孤身
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
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眾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
上是曰俊傑方天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奔走
爲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
質質先眾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旣隕祚
而後將十餘旅之眾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
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
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
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此後之功旣碩旣
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卽基堂之龍盾虎
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修偉則是澤也
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葬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
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千里持衢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

碑燧哀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維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游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為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如鬪孺子賁獲是支金鼎沈淪提是窮旅曰犇與國涉漢南驚來戍是州始脫危阨乃棄眾星日月載瞻甫少康蘇爨螽苾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雒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稚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為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燿烈光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來者頌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公以至元廿八年五月十九日卒官朝請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枚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

生交友閒文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為報子休復亦已敘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敘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它日有避而不為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子翼璧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帖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彊識賞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幘由貧試吏征商屹屹自飭不盪華墮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沈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膝清光右部為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之父子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多徒顓庸在列庭

加汰擢公以風度修凝敷對有次留後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
 人諸曹讐縮公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
 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
 令洛之曲周狀其簿貪懦黜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
 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
 施計無所凡竄名它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閒江南既一陞
 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
 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歎瘴鄉蠱俗上
 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輜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
 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
 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賕賂且三千定霜
 摧電擊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實田湖
 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
 之無絲髮得抵其誣臯陞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

未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
 臣終日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近在十舍外
 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
 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
 臨繁處劇暇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佩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
 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友故家之孤嫠與娛賓
 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褻其閱甚高跬步恆以羞親
 為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
 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
 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
 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為
 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為德如何女温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
 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孱見靈奇也葱衡鏘然妙為辭也人一善偏已兼之也其

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奏賤出縣為也同不
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
頃江之湄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幘
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為箕也揉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蘊守
不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榿子構
基也有華蟬媽冠雙綏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袞職禕
也豈天為懸座右卮也不盈其泉斯不欵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
滹沱之川浩瀾瀾也苗胄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筭以筮疑也麗
牲有穿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姚燧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為州孔目而
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渙及濤與公伯仲氏皆
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夏故
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閑及出門庭

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夙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戀媿令盡所
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
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
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宏州兼諸軍奧魯始有土民以
行所學郡早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
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
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
其身吾民何辜橫罹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
命當自効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為屋祠龍泉上自公
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
燠淒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為惠反之而已災況暴厲
無節穴涌谷起飄翔塵沙偃耒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
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報事乎明神今使之貧窘無所於食
目其顰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

收是憑怒自爾風災衰息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
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訟公故縱無幾
時而盜果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
神明公以為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
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為充耳不
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
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偽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偽
為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
賤而買之偽為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偽
為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犇走
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為市吏無所姦利駟僮亦不得
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為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
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
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

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為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
訟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
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為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
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偽敗在此
為召郡兒年十三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
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
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噓嘿以從他臣治
獄希意深鷲求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
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
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為無少願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
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政察其閒有失而不中
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
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
一時翕翕勝職最眾出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

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尙焉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爲愛敬報歟銘曰
惟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磁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耆閨闈泉絲秩秩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穰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頤雨渥風衰

誠之格思罪入髡形有少枉疑猶已渴飢不身之私竭蹶解纍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笞戢威顏眉衣繡斧持遼浙江涯皆所往釐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奇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秦無媿爲斯銘如斯塚石以垂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姚燧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爲粗敘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爲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懃哉會荐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帛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

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卽太常公太常生京東
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輝司士生金儒林郎顯儒林生
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
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
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一世聞者慨息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
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
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敘
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
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
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
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
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
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懋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

極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
元女太姬生滿賜媯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
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
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
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
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
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
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
姜太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
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其令蔡人誘殺佗而立躍是爲
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曰立殺其太子禦寇
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爲田氏聲之近也或曰

食采田完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潛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
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恒及楚
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
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為諸
侯天子命之是為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
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
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潛王出亡及
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為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
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
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六年矣此吾
姚與陳始同為虞中同為媯卒同為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稱
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
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
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

求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
生恒恒生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實崩遂實字仲
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謙休光謙字秀方獻
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微準字道基晉太尉
黃陵元公生伯珍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
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
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
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
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
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
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世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
宏徽某某會稽郡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
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萇祕書少監京
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

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
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兄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
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
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
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
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
載其世次官勳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
子揜之不忍及其匿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
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
旣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
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
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
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
邪因爲楚人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驚兮函峭趾北邙兮坡陀墀洛水兮波滔滔
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旣夷兮已焉有不夷兮疇焉主將
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爲告賴立石兮不磨維裔
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
胤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妄胄兮華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
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
他族而中絕于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
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
替兮休聲與媯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先人以雅善
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山西提刑勾銘先祖提舉府君
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
爲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爲同朝吾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

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
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
妣鄧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爲皇帥府提控
提領崞縣岢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
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
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儲計吏趨龍庭甚爲參
尙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爲掾已未遣迎世祖於
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
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
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
以君爲太原舊由其地多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
衰止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習
久矣至是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人
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眾遣吏巡迥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

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
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尙俠其事如李
瑄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
原爲忻之監州阿八赤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尙孩坐
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
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
遂奏還之今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旣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
爲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禔患之追君詣宥密受
其成法得於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爲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
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爲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
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王人者言祖宗之
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
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爲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旣至求其

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面送二家復其門
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十於州俟其子壯付之
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為郡豪張
某者冒有王氏子願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
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者
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眾多
則知賴其為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
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
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為民猶其外者至語
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罇事繼妣石有孝譽分
田以恤女弟孀居為子擇師俾齒自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
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
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久故既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
汝久者其縱民之當不恙時伐石為柳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

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
卒年七十有八九月廿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一年
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附置毅為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
今為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為贈祖五嘉議大夫上輕車
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
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
妣邢夫人生毅投毅濟投宿衛成廟毅掾河東憲司毅大都永
濟倉使與毅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
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輕合權輿橈
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讐恥允義
徐君閔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退以置曰
代開罰及嗣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
為勢壓抑無待顛求我則往直謂為非俠力善砥名謂之

蹈難行其居而家并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菲伊誰無
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毅齒胃從許文正耳其嘉言
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為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
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為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元文類卷六十四

